四庫全書

史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四十六

飭臣工四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正月乙未

上諭文武諸臣曰朕向待大臣不分滿漢一體包容諸臣當人人感戴自效乃九卿會議時但一二人發言衆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涉於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與

於彼之事即默無一語如此寧不有愧於舉國之清議耶此後爾等皆當省改凡人既讀書知義理即當以其所學見之於事非僅作文已也平時讀書至臨大事竟歸無用則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耶

是日

上諭浙江巡撫黃秉中曰為督撫者當清以持已實心辦事不交通近侍不夤緣部院則無往不宜矣至於偶遇歉收除蠲糧發粟賑粥三者之外别無竒策但在地方

官實心舉行耳

五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在部効用人員初爲筆帖式之日即當念日後擢用可爲國家大臣自立品行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岳飛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則天下太平矣

九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工部光禄寺每年所用銀兩奏請預爲

儲備赴戶部支領用完復奏一年之中光禄寺用二十餘萬兩工部用四五十萬兩以至百萬兩不等俱造黃冊奏閱所用數目雖較前畧省而動工之處奉委官員於未估計之先即已領銀備用以致浮支肥已之弊不絶嗣後工部光禄寺著十日一次將所委官員姓名及支給銀數具摺奏聞如是則事務清而奢用之端絶矣又凡督工人員於工竣後銷算延挨時日至十年銷算者有之至二十年銷算者亦有之凡工作物料俱登冊

籍何事稽遲若此此不過欲從中作弊耳工程所用錢糧朕常核算極其簡易數日可畢嗣後官員銷算如有踰年者立即奏聞罷斥

乙未

上諭河南巡撫鹿祐曰爲督撫者不畏懼人奉職循理本無所難每因部費繁多以致不能潔己誠使實心任事專意民生一切情面俱可不必瞻顧河南俗樸民淳易於爲治比年以來五穀豐收今年開歸等處雖少被水

已經蠲免錢糧令地方官賑濟矣嗣後一有災傷即當據實奏聞不可隱匿至積貯備荒最屬要緊廵撫乃地方大吏不在虛文宜實心為利民之事且不徒一已清廉必使布按以下屬官俱勵廉潔始能利民至刑獄關係民命凡錢糧等事有不合者部院可以駁查惟刑獄之事定案達部部院亦難更改爾於疑獄應詳愼駁審朕在位五十年於刑名最加愼重凡督撫陛辭之時每以欽恤刑獄訓諭再三爾可加意詳究以仰體朕矜恤

庶獄之心至地方文武共事每多不和爾莅任後須文武和衷兵民一體為要

十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來科道言事必有所倚藉方始上疏至有關國計民生者全不念及如朕因浙江年歲歉收米價騰貴令江西湖廣米商報名不許積囤沿海一帶禁約不許出洋閒江浙米價皆平矣科道何不言及耶朕凡遇饑荒即蠲本年錢糧及歷年逋欠又留漕賑濟

但恐民未必得沾實惠聞江南有催徵蠲免錢糧以償已之虧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叅

己酉

上諭四川廵撫年羮堯曰四川苗民雜處性情不一務須殫心料理撫綏得宜使之相安比年湖廣百姓多往四川開墾居住地方漸以殷實為廵撫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畝增加錢糧即不得民心矣湖南因丈量地畝反致生事擾民爾須使百姓相安錢糧以漸次清查可

也此為川中第一要事至於刑名尤宜慎重人命關係至大審結之事達部亦難更改若有疑處即須駁審爾當留心地方武官每獲一小賊輒張大聲勢自以為大有勞績盜賊何處無有但須嚴行巡緝不可將小事看大了武官當勿令生事然亦須稍留餘地使伊等養給具家爾為巡撫須文武和衷不可偏刻又

諭曰為督撫者不請託在京之人便是好巡撫爾須念一絲一粒民脂民膏得一錢須知從何處來總之以安靜

為要耳

十一月庚寅

上命戸部尚書張鵬翮往審江南江西總督噶禮叅江蘇布政使宜思恭一案

諭之曰審事從公而已若預存一意則不可也朕聞江南盜案尚有八百件爾到江南傳諭噶禮作速審結總之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凡為督撫者俱當體此語以行事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庚寅

上諭八旗大臣及內閣部院大臣等曰朕總理國家大小事務必計久遠今見八旗忽於生計習為奢侈此皆由該管之人不能約束伊等族長平時不先訓誡所致也去冬因米價騰貴以二月應給之米於正月給發米價隨即稍減可見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運至家惟圖微利一時即行糶賣及至此銀費去米價又貴勢必請將八月之米於六七月間給發且將來來年之米於今

年預支兵八旗官兵應互相告誡自是以後務將所支之米力加節省必用至支米之時庶不墮富商囤米術中爾等大臣官員俱有教養之責當仰體朕心潔己奉行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大吏辦事當於大者體察不可刻意苛求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寛為本趙申喬任浙江巡撫時民多怨之後任湖南巡撫大小

官員無不被叅豈一省之内無一好官耶總之為大臣者不可輕率叅人明時臣工不能秉公顛倒是非挾讎彈劾此風不可不戒夫官之清廉只可論其大者今張鵬翮居官甚清在山東兖州為官時亦曾受人規例張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書甚多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此皆從何處來者此等處亦不必究又两淮鹽差官員送人禮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蓋惟愚民為不可欺居官之善與不善到任不過數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意即天意也

乙卯

上諭偏沅巡撫潘宗洛曰凡為督撫者操守甚為要緊爾宜潔己為下屬表率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寛寛則得衆為大吏者偏執己見過於苛求則下屬何以克當至於紅苗僻在荒隅不得與内地百姓同視宜善為撫綏朕觀爾等漢官一遇難事便欲告退夫

設官分職原欲令其寧謐地方撫養百姓既為封疆大臣凡事宜一己擔當黽勉効力一遇難事即圖脫卸可乎

九月壬辰

上諭廣西巡撫陳元龍曰廣西地方近已寧靜爾至彼處當使文武和睦兵民相安巡撫亦有管兵之責宜不時操練古人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爾為翰林年久朕特試用以邊疆之責觀爾辦事如何爾宜盡心

加勉至於居官聲名自有公論在也

十月丙辰朔江蘇巡撫張伯行題臣屬七府一州比來年歲豐登家給人足嗣後臣更勸民積儲敎民節儉行見戶慶豐盈人敦禮讓矣

上曰自古人臣事君必令民生疾苦具以上聞勸善懲惡屏絶私黨以愛民弭盜革除惡習敦厚風俗為務前張伯行奏稱務期家給人足仰報君恩今未及一年而遽云家給人足毋乃文飾太過乎聞江浙地方盜賊叢集

鄉紳兵民甚屬不安又聞今歲錢糧未清虧欠甚多又糧船遲誤米色不堪昔朕南巡時米價較前甚賤且並無災祲猶慮小民窮苦屢頒諭旨今盜賊滋蔓該撫反稱家給人足者無非掩飾前言耳未必於小民實有利益也嗣後毋得如此虛詞矜譽凡事必速行完結敦風厚俗弭盗安民催儹糧船清理錢糧以圖報効該部其嚴飭之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月丙辰九卿詹事科道面

奏噶禮張伯行互叅一案

上曰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洲所叅大抵皆漢人漢人所叅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竝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廵河工時適彼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畧短耳噶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語云文官不要錢

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凡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九月甲戌大學士等以科道內陞外轉請

旨

上曰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代國事全為言官所壞觀今之進言者輒云某為上所喜某為上所惡每揣

擧朕意私心窺伺以圖迎合朕並無所愛憎之人其居官善者則愛之不善者則憎之耳即如鳴禮居官如此不善不但無一人劾奏反有從而譽之者後鳴禮與張伯行互叅差往審事滿漢大臣謂朕意有偏向故審理俱不公平朕亦不露意旨直至議定奏聞方向九卿明諭於是衆乃知朕無偏向之意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爾忘私乃為正理且性理諸書中亦不過辨别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勝私於治天下何難若挾其私心

則天下必不能治今科道於內外官員亦有明知其不善者或其人有所倚仗或其人素有聲勢不可動揺莫敢糸劾亦由學淺膽小故耳為清官者惟潔已不要錢猶是易事若論公爾忘私誠為難得科道官員內朕無深知者今條奏亦少將伊等照例挨次陞轉可也

十月庚辰大學士等遵

旨以御史董弘彪保舉山西冀寧道彭騰翱問九卿九卿云彭騰翱聲名不佳

上曰朕知彭騰翮向來奉職不善屢經降級天下官員甚多朕不能盡識雖識之亦不能確知其為人然後問於九卿九卿宜一意秉公據實舉奏今觀九卿大臣率多苟且謂何必與人為讐不肯直言人臣居官一日則當盡一日之職若互徇情面不實心辦事事何由而得理且科道者耳目之官果九卿保舉不公即當糾叅又科道亦有互叅之例今觀科道官惟有所倚恃始行題叅殊非臣道所宜然也董弘彪彭騰翮俱著革退

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員内多有不識字義不能作詩文者此皆教習不勤之故比年以來武英殿行走之人鄉會試中式者甚多蓋以在武英殿行走每日不釋卷耳此後凡修書校書處着併派庶吉士又

諭曰道學者聖賢相傳之理讀書人固當加意然詩文亦不可廢或有務取道學之名竟不留心於詩文者此皆欺人耳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三月丁卯

上諭奉天府府尹郝林曰盛京旗民雜處命案甚多爾必親歷所屬地方誠心教導毋謂此非久任之地將事諉與將軍各部國家設一官即有一官之職為官者當立志盡職興起教化有一番整頓方無忝厥職也

十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幼讀書無一時不以民間疾苦為念巡撫乃專任封疆之大吏理應實心為民勤求樂利

邇來浙省地方歉收民生艱難每觀巡撫王度昭所奏竝無盡心利民之處再河南巡撫鹿祐所奏事宜亦未得當爾等傳問九卿

十一月庚戌

上諭山西布政使噶什圖曰布政使一官專管錢糧山西錢糧每年全完竝無虧欠州縣或有微耗過重者爾宜加意訪察凡有益百姓之處當酌量行之

十二月戊子先是商人馬維屏等以顧領大錢收

買小錢叩閽

上命内務府同戸部會議戸部尚書趙申喬以其事不可行而郎中羅復晉將准行議稿送侍郎王原祁廖騰煃畫題具奏不曾送伊畫題疏請罷黜

上曰凡事有理不可尚氣君子懲忿窒慾此語最宜詳思此一小事司官藐視即當參拏何必忿怒且寛則得衆爾性苛急不能容人向任巡撫時所參官員有身自知之而參者亦有因人言而參者果能實耶天地之大德

曰生所謂好生者非但不殺而已葢於萬物皆養育而保全之之謂也爾居官雖清豈可自恃其清而為矯激之行乎又

諭大學士等曰布政使年欽元居官好巡撫張伯行題參年欽元交通海賊此皆伊多疑所致朕曾遣張鵬翮往審尋張鵬翮摺奏時朕批令張鵬翮同張伯行領兵於有海賊之處親身往拏總督赫壽聞此消息坐小船往黄天蕩探察方知張伯行所言盡虛妄耳張伯行又奏

唱禮下人甚衆恐欲殺伊為唱禮報讐此亦無影響之事特因向年欽元索幕賓不得遂起釁端總督巡撫皆有幕賓若為此生疑尋隙亦非為大臣之體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寛方為盡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始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察於細故也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將一一問

其所從來耶

庚寅

上諭雲南巡撫施世綸曰爾居官聲名甚好但過於偏執不度事理惟以巳所知者為是天下凡事當中道而行今為封疆大吏理宜盡改前非不可拘執巳性雲南年來米價騰貴地方甚遠倘遇災荒難於賑救爾宜留心料理至馭下屬務以寬恕為本

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戶部尚書趙申喬保舉潮州知府張應詔准其陞補兩淮運使但趙申喬又奏張應詔為郎中時寓居寺院能耐貧苦授知府不製衣服隨從數人果如此言殊為未當為清官者並不係於貧富張伯行家道甚饒任所日用之物皆取諸其家足跡所至防人謀害隨從四五十人今以為不清可乎且巡撫管理軍務一應兵丁宜鼓舞作興常加恩卹今以已為清官獨市餅餌而食兵丁賞賚不及豈合於理凡事皆有道理為

官之人不取非義之財一心為國効力即為好官或操守雖清不能辦事無論諭旨批駁與部駁之事積年累月概不完結似此清官亦何裨於國事乎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滿漢司官皆有辦事職任必謹慎勤敏始克稱職如有懶惰昏庸輕浮躁安生事招搖疾病疲癃者豈容姑留又各省地方官內有大臣子弟及大臣保舉陞任之人恃伊父兄及保舉大臣恣意妄行

督撫不能約束即居官清廉之人亦應素位而行謹慎自持豈可自恃清廉偏僻固執乎爾等會同九卿詳議具奏

十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辦理事情固不可不知文理然亦須諳練政務之人方善若遇大事不可徒執虛文又如外省督撫但以不貪為盡善以朕觀之清乃居官一端之善苟於地方生事雖清亦無益也

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滿漢大臣遇事應同心辦理今每滿洲大臣一議漢大臣一議此處大有關係

世祖章皇帝時為此特下嚴旨至今

聖訓昭然可不恪遵耶如果兩議亦應滿漢相閒豈可截然兩議從前未曾如此自趙申喬來始然凡事只有一理不可執拗今朕聽政五十餘年何若不曾經歷即小事必向大學士學士九卿問之大臣執拗猶之可也若

為君者自行執拗則如之何著將滿漢兩議者交吏部都察院察出議罪

十一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伯行為廵撫時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積米粟張伯行必勒行賤賣否則治罪此事雖使窮民一時感激要非正道亦祇為米價翔貴欲自掩飾耳地方多殷實之家最是好事彼家貲皆從貿易積聚竝非為官貪婪所致何必刻剝之以取悅窮民乎況小

民無知貪得無厭近聞陝西有方耕種即挾制州縣報荒者此等刁風亦不可長又賑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實心奉行往往生事蓋聚飢寒之人於一鄉勢必爭奪明時流賊亦以散糧而起此不可不慎也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朕於天下事無不洞悉然知之即發亦非大體總之為政以中正誠敬為本中正則能公誠敬則能去私朕日讀性理諸書見得道理如此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戊午九卿議覆貴州巡

撫劉蔭樞題請緩圖北征一疏

上曰策妄阿喇布坦無知蠢動侵擾我哈密應發大兵即行殄滅但朕好生為念不忍驟加勦除因備兵邊地遣使宣諭俟其悔罪自新為中外生靈計其萬全措置之際必籌其前後慮及久遠防微杜漸始合機宜自策妄阿喇布坦侵擾哈密以來朕從容與大小臣工公同商酌辦理軍務並未嘗有遑遽一已之怒形諸聲色及統兵親勦之處劉蔭樞聽信訛傳即抄妄行具奏以為分清

邊界便可畢事如策妄阿喇布坦乘閒竊發邊民能保不受害乎劉蔭樞尚未衰邁著乘驛前赴軍前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

九月戊寅貴州巡撫劉蔭樞奏臣遵

旨親赴巴爾庫爾軍前閱視滿漢官兵軍勢雄壯首尾相連巴爾庫爾地方聞入冬大雪動深數尺倘道路壅阻糧何以運草皆覆壓馬駝何以牧放臣謹奏

聞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機事務關係重大一言可以鼓勵士氣一事可以退縮人心本朝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迄今百有餘年所向成功事事上應

天心以正討逆巡撫劉蔭樞乃讀書之人年已八十非屬無知初以朕為不能忍恕及至軍前無可奏對乃稱雪至三四尺糧何以運駝馬何食於此愈知其無能矣外

藩蒙古共有百餘扎薩克人無一分糧餉馬無一束草
乾自古及今極寒之地何以各安生業觀其一經雪後
驚惶失措忘其身為廵撫管轄文武之責如敵稍強必
至效曹申吉羅森方光琛輩所為也朕三統大兵曽當
嚴寒盛暑久行沙漠不毛之水之地於軍機事務以至
調養駝馬無不熟悉然後知古人論兵不得其道多無
成功每至敗事深為太息朕中路統兵至愽洛和屯於
三月十六等日遇雨雪風霰自京師運米出口馬正肥

者倒斃反多兵丁馬匹不甚傷損蒙古馬匹如常於此愈知古人乘春以圖蒙古之失策也朕近訓兵校獵至烏里雅蘇台八月十六日嶺巔雪深尺許至行營中惟深七寸駐蹕二日雪已全消此去京師七百里即如此矣設劉蔭樞見黑龍江東海北海等處冰結八尺之雪必至奏請毀城郭棄地方將居民盡行移徙矣古人云雪盈尺表瑞過尺成災劉蔭樞今奏稱巴爾庫爾地方雪深三四尺或係伊親見或係何人告伊之處並未聲

明仍著劉蔭樞前去雪深三四尺果屬親見著據實奏
聞倘聽信他人妄誕恐嚇之語亦著據實奏聞

甲申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國家設立科道寄以耳
目重任建言參劾乃其專責原任將軍席柱任都統時
補授官員及披甲撥什庫等混索賄賂為西安將軍時
尤貪婪不堪頃交議政大臣審訊真情盡露人無不知
而科道等官竟不糾參昔年所用武大臣邇來漸少所

以補授都統副都統等官止視其効力處漸次陞用但伊等多不諳事體亦不能約束兵丁兵丁全無畏懼法度大爲廢弛如原任右衛副都統黑雅圖人皆稱為胡打鐵卒以殺人獲罪宗室内朕亦嘗試用皆少不更事無勝任者至於總督巡撫但於地方不生事年歲豐登錢糧清楚即為稱職或有人自謂清官縱妻子奴僕暗受賄賂以此為清朕斷不許如此清官何益之有且九卿及督撫提鎮内居官貪婪行止不端者亦或有之即

當從公条劾乃或因係某大臣保舉或因係某大臣門生故舊彼此瞻狥情面竝不題条間有條奏彈章亦止受人請託或欲使人畏懼自立威名耳至於會同保舉時或有欲舉之人指使他人舉出而已佯為不知朕為人君特從寛不深求而已非不知也爾等皆讀書之人性理一書公私甚明凡事一出於公斯為善矣科道内有招揺生事索詐取財代人陳奏者即行条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南省盜賊蔓延地方官未嘗奏聞朕諭山西總兵官金國正巡撫蘇克濟查奏復遣尚書張廷樞等前往查拏今已全獲覽其供狀與金國正蘇克濟等所奏相符皆河南巡撫等不能查緝之故此案鄰省各官俱已確聞而九卿豈無所聞耶九卿内有豫省人何亦無一人奏聞也四川巡撫年羹堯所賞差往松潘兵丁銀兩米石牛羊茶葉康泰等領去並未全給兵丁致各兵鼓譟而回此皆康泰平素不訓練並不撫恤

之故也各省督撫提臣悉係封疆大吏總兵官等各有管轄官兵防守地方之責關係甚重凡補總兵時朕惟視其騎射嫺熟人材壯健曾有効力之處即行除授此内有居官甚劣不留心地方者九卿應隨聞隨奏今觀九卿保舉人員惟圖利已兾其酬報似此有關地方要務以及大吏賢否雖有聞知竝不具奏此何故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庚午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每旗都統副都統或有起家微賤專

意狥庇一應補授官員併佐領等事恒有遲至數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故已久數年尚仍給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曠廢近聞都統石文英不出門戶亦不見人有事來奏每不俟事畢祗圖早歸亦不瞻仰朕容甚屬不堪現令正藍旗滿洲都統延信前往出兵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七阿哥辦理正黃旗滿洲都統巴賽署理將軍事務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阿哥辦理正白旗滿洲都統和里差往雲南其

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辦理如此則别旗各相效法自必發憤勤事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十月丙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爾等皆係議政大臣凡議政諸事並不留心俱草率奏聞自備運米人員親身並未前往將官駝所運米石以為本身運到竟邀議叙自備種地人員並未種地交糧而管理種地之人希圖利益捏稱交糧入倉亦邀議叙現今倉内米石已致缺乏所以侍郎

敦拜等奏請明歲運米應作速運到以補缺乏爾等於諸事並不留心草率議奏之處朕已屢降諭旨嗣後爾等須加意恪遵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五月辛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歲稍旱應速行文與各路將軍或營中亢旱馬匹未肥或進兵之路甚旱水草不敷俱未可定勿謂既經議定進兵不敢復以亢旱為辭奏請停止朕念軍務所關甚大從前屢諭爾等及領兵大臣凡

軍機之事有今日定議明日又改者未可拘執要在相
其機變而行朕於用兵之事必熟思而後頒發旨意若
無旨意又恐軍中之大臣難於奉行也然軍前或因亢
旱而無水草馬匹倒斃則兵丁如何前進如何回旋明
年又如何進兵耶總之雨水及時牧草果好前進自無
艱阻應即行進兵倘或亢旱馬匹疲瘦雨水不調牧草
不堪則即以不宜進兵之處令軍中之大臣等定議具
奏斷不可以今歲若不進兵來年亦可再進作游移之

語呈奏也路途遥遠恐發去文書遲延遺失亦未可定須於明日行文一次續後再行文一次有一處不可進兵即著將此一處奏請停止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四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四十七

訓將士一

康熙十年辛亥十月壬辰

上諭寧古塔將軍巴海曰朕向聞爾賢能令侍朕左右朕益知爾矣飛牙喀赫哲雖已降服然其性暴戾當善為防之必須廣布教化多方訓迪以副朕懷遠至意羅刹雖

云梭誠亦當加意防禦操練士馬整備器械毋墮狡計至於地方應行大事毋得疑畏即行陳奏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遣發大兵原為勦除叛逆以安百姓凡兵丁厮役於所在地方恐有恃强掠民財物拆人廬舍壞人器具汚人婦女擾害生民及損壞運河閘板樁木統兵主帥各宜體朕為民除叛用兵之意申明紀律嚴加鈐束倘有違禁妄行從重治罪著即速行曉示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乙亥

上諭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安西將軍都統赫業曰行軍之道惟得民心為要今勒爾錦帥師之湖廣赫業帥師之四川所過地方宜厚加撫恤嚴禁侵掠誠能無犯秋毫則百姓安矣至官兵暴露良苦亦宜拊循其進止處所謹設斥堠善自周防勿懈也南方卑溼念我軍士遠役或不習水土猝有疾病可擇醫藥調治之其有勞績者即向所司支給賞賚勿致踰時

五月戊辰

上諭駐防兗州喀喇沁土默特塔布囊等曰昔

太祖

太宗取有天下爾等祖父常同心効力朕仰體

祖宗撫恤爾等祖父之意恩典頻加念爾等生長朔方粵

西一帶係炎蒸之地故不遣往特命鎮守兗州爾等至

彼須節慎飲食凡有調遣當聞命星馳遣爾出師所以

為百姓也當加意撫恤沿途不得擾害至於設巡哨謹

備禦凡軍旅事宜敬慎毋忽

八月癸巳

上諭科爾沁公圖納黑曰我

太祖

太宗以來爾祖父同心效力佐定天下爾國賦稅聽爾自取朕念爾國窮若加意撫養今聞調至爾所屬兵卒有掠取民物者在京尚如此况離此遠去豈不益肆搶奪爾久歷行間宜嚴禁兵卒毋得恣行強橫如有亂法者

即會同貝勒議行懲治且中夏炎熱爾衆早晚飲食各宜自慎以副朕軫恤軍士之意

十一月己巳

上諭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尚善等曰覽吳亶所齎爾等奏疏朕心深為嘉悅兩貝勒皆朕懿親運籌決策破賊立功在指顧間爾等請調荆州緑旗甲兵備用宜深加撫恤至臨陣時明諭賊人有解甲來歸者即與保全恩養安插朕未親歷行間但披覽輿圖據臆懸斷所

期爾諸將等恩威公普無間親疎嚴飭哨探申明法紀速成破賊之功永表旂常之績爾等所有籌畫即行密奏兩貝勒及大臣等兵士無恙并疏以聞

康熙十四年乙卯七月甲辰

上諭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董額等曰國家仰荷天眷秦州鞏昌蘭州等處以次恢復朕甚嘉悅此係保寧旋旆之兵間關跋涉戮力効命所致須不時軫念恤其勞苦且爾等將兵在外事情經練須協和持平方克有

濟朕亦知爾等斷不徇一己之利但意慮所及不得不為告誡將軍張勇勞績甚多慎勿狎侮致滋嫌怨爾等務期殫心為國運籌制勝一德同心早奏蕩平以慰朕望

八月己巳

上諭出征鎮安將軍都統噶爾漢曰爾所率蒙古兵丁馬匹雖不甚肥健今野多青草師行必不致悞闇前往蒙古兵卒沿途頗行擾掠此行務加意嚴禁勿得侵奪民

物凡行軍駐營俱令與滿洲兵相近勿得遠離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乙亥

上諭陝西諸將士曰我國家自創業以來克敵攻城必主帥奮勇先登軍士効死戮力方能速建膚功今聞爾等凡與敵遇率皆乘間伺隙觀望不前但令士卒前驅衝突督撫等亦多坐失事機故致勞師匱餉因命都統大學士圖海為撫遠大將軍前往平涼總統諸軍爾等痛改前愆殫心圖効若仍蹈前轍一經大將軍指名劾奏

必置重典至兵士行間勞苦朕已悉聞爾等衆兵宜體朕豢養之恩益奮勇効力果建功勳不吝爵賞爾等勉之

三月庚寅

上諭大將軍貝勒尚善曰爾等統率大兵閒坐日久未進寸步朕指授軍機惟以雨雪為辭仍退縮不前各執全軀保身之意今安親王已復萍鄉醴陵二縣進取長沙湖南逆賊豈盡棄他處而獨固守岳州耶揆此則不實

心用力顯然矣爾等宜痛改前非奮發効力乘湖南逆賊騷動之時仍遵前旨速行進兵毋得坐失機會

四月丙辰

上諭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寧海將軍貝子傅喇塔曰王貝子皆朕懿親受任討賊師克在和近覽王貝子屢次章奏似不相輯睦嗣後務同心一志合謀并力以奏膚功毋各執已見貽悞封疆負朕委任之意

七月辛巳朔

上諭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等曰江西雖去京四千里朕知之甚悉王以宗室懿親不乃心國家料理軍務恢復地方惟坐守省會日事騎射以圖安逸殊負委任之意今逆賊高大傑竊踞吉安朕㫖到日即宜剋期攻取副將軍希爾根不思報國日駐省城安逸自便性尤偏執軍中每分兩翼獨庇其右翼嗣後宜痛改前非力圖報効哈爾哈齊額楚亦宜遵朕命速取吉安勿得推諉坐失機宜且覺羅舒恕莽依圖務成格現駐贛州南安王等

宜協力攻取吉安進兵兩粤凡行兵之道愛民為先若
百姓富足糧餉充裕則徵調師徒廩不致有困乏自今
大兵所至務禁戢擾掠以稱朕撫輯兆民至意
丁未河南土寇張成武侵擾永寧縣境駐劄河南
府參領胡世巴等移會巡撫進兵報至
上切責胡世巴等曰大兵駐防河南府本為撲滅盜賊今
永寧有警胡世巴等距賊百八十里不率兵星赴乃稱
移會巡撫遷延時日殊為不合著胡世巴等即率官兵

進剿該撫鎮亦即遣兵會剿無使滋蔓仍禁戢軍士勿

擾地方

八月戊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

根等俱有保全江西剿滅賊寇重任豈得各分疆界互

相推諉今將軍舒恕等兵至南康贛州為日已久馬匹

資仗之絕如聽其因地取給必致擾害生民吉安雖未

恢復豈無間道可通贛州王及將軍總督等宜多撥官

兵由間道解送資糧器械接濟士卒吉安即係南康贛州孔道大將軍王等率兵速取之仍酌留官兵同總督董衛國鎮守南昌其速行文諭伊等知之

乙未

上諭大將軍安親王岳樂等曰朕聞王恢復萍鄉大創逆賊直抵長沙甚為嘉悅今日之事利在神速若稍遲緩俾賊得以固守則攻取不易今秦省全定自蜀中前来逆賊十餘萬盡已殲滅大兵即不下四川賊亦不敢復

出若分發現在陝西之兵前赴湖廣庶或有濟王其善撫百姓倘民困已極即得地方亦復何益至叛逆之人皆係脅從情非得已且原皆朕之臣子王其時加招徠即吳三桂果有悔罪輸誠之心亦何不可容受王膺此重任自有成算特以朕意示知

十一月丁亥

上諭湖廣大將軍王貝勒參贊大臣及官兵等曰我朝創業以來戰勝攻取動合兵機將帥皆身先士卒無不立

奏膚功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朕念爾等宗室大臣簡
閱官兵委以南征削平僭亂拯救生民今出師三年未
獲尺寸坐失機會使疆圉日逼賊勢鴟張糜餉困民悞
國孰甚罪在王貝勒將軍大臣於衆官兵無與今陝西
福建江西浙江雖漸次底定然賊渠吳三桂不誅於事
何濟日者穆占在川陝時勞績茂著兹特簡為征南將
軍命以討賊爾等亦當同心戮力殲寇拓疆以副朕靖
亂安民之意慎勿妄分疆界各顧部伍互相推諉仍蹈

前失也衆官兵自遣發後為國効力暑雨蒸溼浚濠築壘晝夜枕戈披堅冒刃分防偵探備極勞苦朕悉知之每念及此深用惻然爾衆官兵其念朕恤養之恩益加用命倘樹立功勲朕不吝優加爵賞其各勉之

壬寅

上諭兵部將軍哈爾哈齊額楚等已抵吉安數月不能勦除逆賊攻克城池故逆賊乘間陷醴陵窺萍鄉恣意肆行覬斷安親王大兵後路及提督趙賴等領兵赴

援又不併力勦賊徒擁重兵愒時玩日且屢檄簡親
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令其親統大兵速赴吉安乃
藉口南昌重地逗留不前遲久始發又不多備彈丸
火藥等物即此觀之貽悞軍機匪小是日大將軍簡
親王喇布等疏稱江西撫州等處汛兵單弱江
西總督董衛國又請發援師并調鄰省之兵防
守
上諭曰各路調集江西兵為數不少簡親王喇布等不速

取吉安徒爾勞師縻餉吉安一郡尚不能取湖南逆賊何日得平前理藩院郎中胡世巴所領蒙古兵已遣發江西董衛國又身在省城鄰省之兵無庸調遣至恢復長沙平定湖南全賴吉安大兵接應簡親王喇布等若仍前遷延觀望安親王大兵脫有踈虞喇布等當以失機例從重治罪不貸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丙午

上諭兵部大兵需馬甚殷非尋常比貝勒尚善等去賊甚

近必審知萬無一失方行遣送今長沙岳州之間路未甚通若逆賊阻截護兵力單難保無虞宜預約安親王遣兵相迎度兵且來然後發往且將軍鄂内率兵赴岳尚善所知或俟此兵到後多添兵力俾無他慮然後遣行今但以千兵護送如許馬匹殊為輕忽倘事出意外於我不利且為賊資則是尚善明悞進勦大事尚善其速偵送馬消息以聞

四月辛未

上諭兵部簡親王喇布等統領重兵圍吉安一城日久不下虛糜國帑徒勞士馬被圍之賊不能撲滅故使逸出逸賊率皆步行復不能追擊聽賊渠脫逃情罪重大宜即處分念見在進兵俟事平旋師之日嚴加治罪又王啟元奏稱吉安雖復而賊皆逃出與土寇合勢江西未為全定前因總督董衛國疏稱吉安已復逸出之賊見在圍勦故令酌量分遣大兵赴袁州南昌今江西既未全定可令參贊大臣到日相視地方輕重緩急如不能

如前旨分遣則聽其便宜調度至螺子山拒賊一案

與縱賊逸出官兵其嚴察罪狀以聞又傳

諭喇布及諸將軍等曰諸路大兵俱各殫力殺賊惟江

西一路屢廑朕憂爾等圍困吉安既已逾年乃縱賊

盡令逸出又不恤人民肆行侵掠夫國賦出於民有

一民斯有一民之賦若不撫輯招徠地方何由底定

又屢稱江西兵士戰馬羸瘦多斃爾等頓兵江西未

出四五百里外戰馬何由羸斃況康親王兵由浙江

定福建入廣東彼馬何獨能進豈非爾等憚入楚粵
預為託故嗣今宜竭力剿賊平定疆土勉建功績用
贖前愆

六月己未

上命翰林院侍講學士顧八代赴將軍莽依圖軍前傳
諭莽依圖曰用兵利在神速毋稽遲貽悞或不得已擇便
而行者有之凡此機宜爾自熟悉近以逗留悞事如長
沙荆州諸處其明驗也

九月丙子

上諭康親王傑書尚書介山侍郎吳努春等曰今當勦滅吳逆招攜撫順之時不宜遽調耿精忠還會城以疑衆心王及大臣等不將此事預行請旨即撤耿精忠殊為失計嗣令凡此等重有關係之事務熟籌請旨毋得徑行

十一月壬午先是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奏據報韓大任等欲渡河潛遁楚賊來迎應乘其

未合預行勦滅但護軍統領哈克山等部兵甚少若勦逸賊則無兵以遏楚逆若禦楚逆則追勦逸賊又復無兵今吉安無可調之卒臣等議分將軍穆占兵之半暫守永新安福令其半赴泰和萬安諸處遏禦賊寇

上曰簡親王喇布自到江西並未建尺寸之功宴坐會城虛糜糧餉迨赴吉安以重兵圍城逆賊韓大任奔逸不能擊滅致韓大任竄踞寧都雖遣副都統布舒庫等率

兵前往究未大創賊衆令韓大任等自寧都竄突延及萬安泰和諸處不能撲剿又以兵少具奏計喇布所轄滿漢官兵為數不少一韓大任未能剿除任其出入宜即嚴加處分念現在與賊相持姑俟事平日議罪其令將軍穆占率兵急赴梁口務速剪滅勿使蔓延至是穆占奏稱聞吳三桂遣偽帥三人由永新犯吉安臣身在地方洞悉情形偽帥來犯非迎擊不可臣是以率兵前進於本月初三日已抵永新俟後軍一

至即勦除永新百里外所屯賊寇進取茶陵其逆賊韓大任應令大將軍簡親王喇布或和碩額駙華善率兵堵禦

上諭曰簡親王速調副都統布舒庫提督趙賴等所轄兵亟滅韓逆將軍穆占身臨賊境必悉情形或先赴梁口協剿逆寇或已進取茶陵遏禦楚賊即乘機平定湖南其詳悉籌度無失事機

十二月癸丑

上諭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布舒庫席山雅秦提督趙賴等曰爾等所統官兵頗多現令將軍穆占擊敗楚賊收復茶陵攸縣逆賊韓大任已無外援宜乘此時即行蕩掃乃稱山路險狹騎兵難用欲調兵守隘延引時日使賊復得閒固守殊誤機宜簡親王量調附近官兵并嚴檄哈克山等乘賊勢蹙急行剿滅

辛未

上諭兵部大將軍圖海身在陝西其沿邊流番或令提督

等率兵往逐或嚴飭邊汎官兵各固守汎地選幹練人員至頭目處開誠曉諭令彼退回著大將軍圖海酌量指揮而行毋致生釁

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乙巳

上諭將軍穆占曰爾所密奏事宜朕已悉知前議政王大臣所議因無接濟之兵令爾前進今賊韓大任窮蹙來歸諸處俱已克復江西全省將士皆有餘暇故著簡親王與爾會同酌議想移文尚未至是以爾先為陳奏今

在廷所議乃合諸路情形統籌全局覽爾將軍等所奏各執己見者甚衆此皆無濟於事嗣後須當同心勉力無負委任至意

三月丙戌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自逆賊吳三桂叛變以來大兵諸路征勦方平南王尚之信歸正之時將軍巡撫傅宏烈思念國恩密約反正所領官兵從未支領俸餉輒奮勇入粵西收復梧潯諸處殲戮渠帥屢奏捷功嗣以進取

平桂規定滇黔奏乞迅發大兵以相助援因遣將軍莽
依圖等協力恢復平桂本期莽依圖等與傅宏烈并力
平定廣西克濟大事不意莽依圖等兵抵平樂寸步不
前藉口綠旗營壘失陷遽奔還中山鎮仍復畏縮退至
賀縣又託言糧餉不繼徑回梧州德慶以傅宏烈恢復
如許城池盡棄與賊今若梧州之糧必將退回肇慶肇
慶之糧必將退至廣州苟廣州之糧當復棄廣州而還
耶如此怯懦多端推諉不惟悞西征之事即粵東恐亦

可虞頃有旨令莽依圖駐鎮梧州兼顧高州諸處嗣今
宜痛改前轍鼓舞軍士勉圖後効相機剿賊底定封疆
爾等其嚴行申飭

閏三月庚申

上諭兵部據大將軍圖海疏報噶爾丹興兵往攻青海厄
魯特如遠從達布素圖瀚海而去則無庸置議若來至
近邊欲經大草灘前往則將軍侯張勇提督孫思克等
務須令其堅立信誓不許騷擾人民仍整飭我軍嚴加

防護一面放噶爾丹過一面奏聞倘或肆横强欲入邊將軍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堅拒奏報爾部速即傳諭

六月庚午朔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康親王傑書用兵甚爲選愞自至浙江安居無事之地及屢降嚴旨督趣始破衢州之賊進定福建福建既平不事預防固守俾海賊登岸遂困海澄我國家軍法嚴明無敢輕忽浙江福建失機將士傑書未嘗察取供詞糾劾有負委任其會議以聞

己卯

上諭將軍莽依圖等曰向因規定廣西調遣滿漢官兵甚多今進征田州泗城若俟他路諸軍齊集必稽時日若孫軍獨進恐難有濟平粵事宜所係甚重將軍莽依圖額楚傅宏烈及參贊諸臣與總督金光祖等俟克復潯州俱赴梧州面議何路進兵先取何地務期和衷爲國勿各圖自便

丁亥

上諭兵部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總統師旅受將帥之任宜求濟大事彼此和衷若爾各懷嫌隙恐誤疆場嗣今務相輯睦爾部即行傳諭

己丑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簡親王喇布自抵江西未能剿除逆賊克復疆土而於失機將士復不嚴責軍狀及遣守茶陵攸縣諸處已收復地方又不能鎮防屢以力單奏請益兵凡所題奏率過其實此皆喇布庸劣不能効力

之故俟事平旋師之日嚴加議處大將軍安親王兵現駐長沙無論護軍甲兵每佐領選一二人遣赴簡親王軍前且大軍既鎮守茶陵攸縣安仁諸處則吉安已為內地吉安署副都統尼滿等之兵亦聽簡親王隨宜調用

是日

上諭兵部長沙茶陵郴州地勢及逆賊情形久未知悉大將軍安親王將軍穆占大將軍簡親王各遣熟識情形

具諳始末奏事傳旨不致遺誤者一人馳驛赴京安親王仍遣護衛雅圖偕來

七月庚子

上諭征南將軍都統穆占曰爾前此欲將簡親王兵與爾相繼前進止留將軍額駙華善副都統希福鎮守陳請前來朕未之允蓋以江西地方所關甚鉅且無接續之兵此將軍所悉知倘如所請遣簡親王繼爾進兵今此賊衆又將何兵禦之滿兵之勢貴聚聚則處處攻戰始

克有利若無用空城使滿兵分駐以寡力而遇賊輕戰有志氣者盡歿行陣無賴之徒俱行敗北如此則實為可惜滿兵關係極為重大利戰則戰利守則守宜合全力以破賊衆若徒分守恢復之空城似乎不可令福建廣東情形亦不甚妥爾等益當同心協力保固地方特此密諭

九月辛酉

上諭兵部簡親王喇布方剿撫逆寇之際穆占盡撤其屬

兵茶陵攸縣安仁諸處所存兵每佐領不足七人大將軍安親王每佐領兵二人復遣還長沙致簡親王兵力單弱遇有調遣穆占又相去甚遠誠難應時即至令簡親王赴安仁相機進剿其所部兵當聽隨宜調遣簡親王所發官兵穆占並未商酌任意留之甚屬不合其內府佐領兵三百人仍令發回至永興地方本令穆占簡親王協同鎮守今若止令簡親王駐守倘簡親王相機前進或逆賊來犯恐兵力單弱關係匪輕其令穆占簡

親王協議各酌遣官兵共守永與今逆賊吳三桂已死急宜勦撫之會穆占簡親王其凜遵諭旨同心合力以圖濟事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丁亥巡察潮惠等處海口吏部主事塞楞額等疏言粵東馬澹鷗汀背諸處宜嚴加防閑請調撥官兵分駐各口

上諭曰巡視海疆嚴禁奸民貿易潛資寇糧乃平海機宜所關馬澹鷗汀背石井寨諸處俱沿海要地其令廣東

總督廵撫提督等速撥官兵防禦海寇杜絶奸民私通糧糗塞楞額等乃特遣嚴察海疆之員何地緊要宜添兵防守即移文該督撫提鎮調兵駐防如汎守官員不加嚴緝或私縱奸民通賊貿易接濟糧米等物塞楞額等即指名糸奏

九月辛丑

上諭護軍統領吳丹曰近者廣西南寧賊將吳世琮被誅湖南武岡州吳國柱亦已授首廣西湖南俱經捉誠賊

意懈弛賊兵潰散天下之人咸知賊勢必敗罔不引領望諸將軍早靖逆氛爾等陝西將士駐扎善地馬無傷斃人無疾病不思速滅賊寇支吾推諉進取無期又有何人代為爾等破賊耶爾在朕左右稔知朕意應勇果任事參贊大將軍機宜以立功勳頃大將軍稱言來京陛見面奏軍國大事比至陳奏竝無成算有失衆望此固軍前將士所悉知也若失此機會可乘之時萬一賊據四川貴州雲南以為巢穴致歲月相持彼時悔無及

矣宜速行籌畫

十月辛未

上遣內閣學士禧佛郎中吳赫齎敕往陝西

諭將軍張勇王進寶提督趙良棟孫思克曰自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遣發大兵各路征勦平定疆圉撲滅賊寇湖南廣西福建諸處以次恢復餘賊逃潰盤踞水陸險隘冀圖抗拒此等殘寇雖無煩速勦不久自當殄滅但

朕軫念民生急於拯救令其得所故欲掃除諸孽以靖

土宇今賊既敗遁負險無容專恃馬兵若用綠旗步兵之力於滅賊殊為有濟况我綠旗兵較之賊兵甚強爾等素受國家厚恩戮力行閒樹績邊疆甚多彈矢忠貞圖報恩眷朕所悉知爾等當各率所屬綠旗兵平定漢中與安恢復四川宜分幾道進兵作何調度始能恢復其詳議具奏如爾等盡力報効恢復漢中四川朕必不拘成例優加恩賞爾等官兵前進則滿洲大兵亦即相繼進剿接運糧餉不致匱乏茲事所係甚為重大速詳

加酌定以聞又令禧佛等傳

諭張勇等曰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勦平彼時豈有

滿兵助戰哉今逆賊大敗乘此逃散之際理宜速定四川天下綠旗兵無如陝西强壯而其數較各省倍衆在陝西大臣官員又皆具有才能將滅之寇何難勦除爾等不即平定四川豈緣爾等名位事權輕尠倘謂地屬險隘自古以來險隘之地若不攻取豈有自定之理作何調度官兵幾路進勦事宜一併確議以聞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四十八至五十一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史廷輿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四十八

訓將士三

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甲寅

上諭督理川湖糧餉佛倫金鋐等曰大兵進勦雲貴務在安輯人民撫綏苗蠻其放將軍以下諸臣嚴禁官軍擄掠

十月甲辰

上命禮科給事中莫絡等傳

諭大將軍圖海曰爾前奏暫停諸路進兵其說雖是但恐停止進兵賊愈滋蔓前爾面請緩兵朕下詔督戰始復岳州湖南逆賊悉潰暫停入川之師朕趣進兵遂平四川令賊以全力逼犯四川若從廣西南寜湖廣沅州進取貴州則寇蜀之賊自潰從此諸逆漸平地方悉定諸軍可以凱旋矣至投誠官員豈可深信宜留置左右時

加防範朕前屢次密諭今譚宏彭時亨等果復叛亂朕向謂此輩俱在爾軍中不意竟置之別所此等反叛之賊受爾何恩乃輕信如是也嗣後宜密防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壬子廣西廵撫郝浴條奏撫標官兵不應裁去九卿會議山東江寧河南山西直隸兵丁俱應留一千名其餘各省俱留一千五百名

上曰廵撫舊制管兵至輔政諸臣時始行停止朕思裁去

官兵關係緊要必措置得宜地方始得安寧每見武弁額兵有名無實虛冒錢糧又徇情將年老有疾者存留强壯者反行裁去則老弱徒然充伍虛糜兵餉强壯棄置不用豈能安靜若將此情弊清除則兵丁自俱心服而地方亦保寧謐矣可將此本交與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丁丑

上諭西安將軍希佛曰陝西地方甚為緊要因爾効力行

閒練習軍務特簡此任爾到西安須嚴束兵丁加意操演不得騷擾百姓督撫布按俱封疆重臣地方大吏乃有駐防防禦等官公然騎馬入伊衙門平行抗禮者大失體統倘知縣等官與爾等將軍副都統平行爾等之意若何近見浙江福建將軍副都統督撫彼此不睦題請坐見禮儀豈不負朕視文武一體之意乎又漢中地方必簡選精兵發往戍守不得以强壯兵丁留置本標止以疲弱者發往爾其識之

八月戊午

上諭荆州將軍噶爾漢等曰朕以荆州地方極其緊要故特設兵鎮守爾等至彼務令兵民相安方稱委任荆州自兵燹以來地方殘壞民生困苦曩時爾等親歷其地必知其詳自將領以至兵丁宜嚴行禁飭凡市肆要地毋得侵占至秋成之後爾等可親率兵丁不時操練務期隊伍整肅紀律嚴明毋得借端擾害百姓凡爾等舉動皆為兵丁之表率其所行若正不獨官兵有益即地

方亦受其福矣近見西安官兵尚有滿洲舊制杭州駐防滿兵漸習漢俗此等情事皆責在爾等可勉力圖之至於爾等乘往船隻皆係雲南廣西回京官兵所坐之船其船夫勞苦已極爾等最宜體恤勿加凌辱鬨船夫受兵丁凌辱不堪皆棄船逃遁深爲可憫爾等所宜切戒

九月戊寅

上諭寧古塔將軍殷圖曰南方各省人人願往至寧古塔

則不願者多朕以爾才能可用故簡任為將軍烏喇别
無他事彼土之人惟好訐訟爾至當敷布教化俾識義
理令俱改過遷善尤宜愛養兵丁令各得所我兵逼近
羅刹須時加操練以修武備巴海暴戾貪汚不恤士卒
遂致失所其新滿洲皆求主來歸理應撫綏慰勞施以
教化俾安其生盛京副都統佟寶是一堪用之人在烏
喇將及一載彼處地方情形必能洞悉爾到日暫留佟
寶一二月奏明後方遣回

十二月辛亥

上諭浙江温州總兵官陳世凱江西南贛總兵官許盛曰自吳逆叛亂以來爾等提兵征勦戮力用命掃蕩逆氛建立功績朕甚嘉之但為將之道務在戢兵愛民使兵民相安則地方受福爾等亦可永保勲名朕每見功大者易生驕傲以致文武不和地方多事爾等當以此為戒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月乙丑江寧將軍瓦岱疏

請率標下官兵一年兩次行圍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省駐防官兵若不令其每年行圍習武漸致怠緩軍士將流於玩愒瓦岱所奏著即准行但江寧地方駐防雖久未有行圍之事恐民人不知以為駭異其令該督撫將習武行圍之處明白傳諭又軍士行圍恐有借端搶奪騷擾地方者著該將軍嚴行禁戢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八月丙申

上命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等傳

諭八旗察哈爾官兵曰爾等自
太宗皇帝時皆編旗分佐領愛養有年今朕巡行邊外講
習武備見爾等人材壯健頗諳禮制與京師八旗無異
朕所以奬勵爾等不分內外一視同仁嗣後各宜善為
畜牧力勤農事謹守成法勿為盜賊如此不特人皆得
所即朕任使亦有裨益矣爾等其謹誌之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巳巳

上諭兵部尚書鄂爾多等曰黑龍江至為要地兵丁勞苦

朕罔不知曩者鄂羅斯占踞打虎兒索倫等處擾害邊疆幾四十餘年後備足軍食永戍黑龍江以困逼之鄂羅斯遂窘迫歸順苟糧儲不足則如沙爾瑚達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朕所以委曲區畫自盛京等處轉輸糧食及令所種米穀積貯至裕彼地大臣官員皆不思撙節濫給與無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圖軍儲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在我之官兵撤回鄂羅斯大衆亦難以齊來然或一二人或十餘人陸續聚集於黑龍江松

花江之間構造木城盤踞其地則我取之維艱是鄂羅斯為主兵而我反為客兵也令我惟多貯糧食永戍官兵則我兵以逸待勞矣如此則鄂羅斯頻瑣來犯斷乎不能欲大隊侵入則彼糧食何能輓運耶若黑龍江不將官兵永戍自松花江黑龍江以外所居民人難以安居爾等皆係選擇差遣須殫心竭慮務期為久遠充裕之計詳加籌議惟此一舉也亦無事再遣矣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辛亥

上諭都統瓦岱曰茲以湖廣督標裁兵鼓譟特命爾瓦岱為振武將軍馳驛前往江寧爾到江寧帶領滿兵京口漢軍兵丁京口鎮標水師營兵江南江西督標火器兵丁戰船酌量帶領水陸竝進星速前往湖廣與荆州將軍侯巴渾德江寧將軍博霽副都統倭賀商酌而行務須平定亂兵撫安黎庶毋得遲延致令滋蔓仍宜勦撫竝用嚴加偵探毋得疎虞大兵一到抗拒不順者戮之有先被賊脅從即時迎降者俱免誅戮有能擒殺賊渠

投誠者分别陞賞須嚴禁兵將申明紀律經過地方無得騷擾百姓歸順良民加意撫綏以副朕定亂救民之意其行間將領功績及重罪俱察實紀明彚奏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九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向聞蒙古臨陣初雖驍勇一敗北即奔竄首尾不顧懦怯殊甚頃我兵討厄魯特厄魯特大敗奔高山頂遁於險惡處因我兵排列太密敵人亂放鳥鎗故有被傷者且進退之際海螺未鳴此皆未熟於

戰陣耳從古行兵未有不預操練者向時八旗兵丁每歲春秋校獵比者恐馬疲於行故暫停止今春秋二季令八旗官兵集於寛敞平原之地排列陣勢鳴螺進退以熟操練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月甲寅兵部題昭武將軍郎談移洛披甲人等不遵法紀應將官兵治罪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事著嚴處且頒給將軍等敕書內首

言勿得累民凡行兵若無紀律斷不能成事前南方用兵時不擾民者皆克成功凡擾民之兵無一成功者易曰師出以律民豈可令其擾害乎凡領兵將佐皆宜知之

十二月甲辰

上諭八旗護軍校護軍等曰朕於滿洲蒙古地方行圍勤勞効力之人無有及我滿洲者此次官員兵丁盡皆整肅朕心深為嘉悅是以徧加恩賚若率此兵以臨戰陣

更復何憂然兵丁所最仗者莫如馬匹爾等所養馬匹甚不加意每致疲乏皆由不善拴繫及不時飲水之故也爾等既養官馬若致疲斃必須買補豈不為累又爾等衣帽雖係小節有關生計爾等好用貂緞貴物不知一貂帽一緞衣其價值狐皮帽羊皮袍數件爾等何用此貴物朕此次謁

陵原欲巡幸邊外見爾等衣裝單薄故不果行若出師豈可如此特降此諭爾等各宜謹誌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正月癸亥

上諭督運于成龍等曰爾等輓輸絶塞每夜如臨賊兵嚴為防護喀爾喀等素善盜馬尤宜加意廵視喀喇沁兵守馬防賊頗稱熟練可將伊輩分與各營晝使驅車夜使守馬庶乎有備無虞至新滿洲健於步行熟於牽輓故選擇數人交與爾等酌量用之

二月癸巳

上諭安郡王馬爾渾輔國公賴士副都統迓圖等曰爾等

往歸化城務揚軍威以示兵力強盛各處遠行偵探最為要緊爾等三人須同心効力不可互相推諉王與公皆年幼未曾歷練凡事宜與迸圖商酌而行迸圖亦不得推諉王等至朕行在與歸化城相近此時正當用兵之際不必差人請安

五月甲戌

上諭八旗大臣等曰爾等皆朕簡用之人今噶爾丹震慴兵威聞風而遁諸大臣雖不得與戰惟約束官兵不擾

沿途居民不飲酒不妄行搶奪善飼馬畜就水草小心牧放不盜刈田禾以飼牲畜不踐踏田禾不遺一人一騎全使到家此即爾等之効力也如肆行搶奪遺留人馬事發斷不輕恕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閏三月己丑

上名四川陝西總督吳赫西安副都統阿蘭台寧夏總兵官王化行原任總兵官王潮海馮德昌及副將道員等

諭曰朕往者未嘗臨邊不獲目覩邊地之苦今廵行至此視沿邊地方土瘠民貧但兵丁甚精鋭黄河以西榆林一帶比他處實勝然兵雖良如不善撫綏而困苦之則雖良無用也善撫綏者但將其應得錢糧如數支給即是養兵之道若不知撫恤雖多給國帑兵丁斷不能沾實惠爾等武臣多出身行伍一旦居官頓忘在昔為兵之苦而扣尅糧餉於心何忍今雖末員當計日後漸臻大任可不存心愛惜兵丁乎朕又聞營中虚懸兵數冒

食錢糧各處皆然陝西尤甚且或聞朕來現招丁壯以
補足原額者亦有之總之督撫提鎮當盡心體惜下僚
免其餽獻則下僚不至貧苦下僚既不貧苦則斷不剋
兵以自肥矣爾大小官員各有俸祿養廉衣食並無所
缺倘扣尅虛冒即罹於罪關係利害非輕即令總兵官
柯彩練兵甚精前亦曾經効力後以操守不好致人疾
怨朕撤彼回京大都武臣之中勇敢果毅出力効用者
多而操守潔清者少有慎於履任之初而渝於後者趙

良棟操守頗好恢復雲南秋毫無犯在武臣中可謂良將矣爾等居官俱當法之但不可效其驕矜耳又聞總兵官師帝賓操守甚清雖身後而軍士尚愛戴之凡有功而居官好者朕皆擢用矣其一時聲名甚佳日久改節者皆年齒漸增貪貨賄計身家而坐此失也爾等其遵此訓旨通行曉諭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乙酉

上諭都統嵩祝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等曰猺人所

居之山通連廣東廣西湖廣三省林木叢密山勢崇峻恃此險僻頑梗不馴自宋明以來即在此三省擾害民生今差爾等到彼務體朕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勦先曉示招撫如其不悛再行勦滅爾等馳驛前去須約束官兵毋得騷擾居民并將猺人山寨形勢三省官兵進征之路及立營之處繪圖呈覽朕揣猺人受撫之事五月內必成只將殺害官兵之為首猺人即行正法可也

三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廣東猺人盤踞深山恃其險峻素未歸化令忽突出搶奪村民殺害官兵已遣都統嵩祝等前往調集廣東廣西湖廣三省師旅直抵其穴嵩祝等遣郎中尤冷格所進圖形云猺人爲數無多棲身之地雖不寛廣但山險路狹地接廣東廣西湖廣三省錢糧轉輸甚易令三省之師已壓彼境若猺人就撫則已否則令嵩祝等公議於猺人居處要隘立營圍之不過稍費錢糧不勞兵力彼自窮迫矣著兵部速移文嵩祝等遵

諭行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月戊寅

上諭禮部尚書席爾達副都統圖思海徐九如等曰爾等前往湖廣招撫苗人凡事宜同心協力則事無不成不和則事無一成且行兵立營須用怯遇敵對壘須用勇又以機先為要倘臨事時疑慮不定必致有悞爾等當以果毅行之如苗人歸降止誅倡亂肆虐之人否則殲其抗拒不服者毋得玉石不分戮及無辜我滿兵凡遇

對敵恃勇以力勝者多爾等此行須用計招撫委婉從事勿徒恃勇力至於立營必擇高阜處設立朕前在寧夏用兵審度時勢多方調度是以錢糧不致耗費兵民亦無苦累此皆在主將之善於設施耳苗人歸附之後探其巢穴仍謹慎隄防不可以彼歸順遂忽視之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癸巳

上南巡

諭京口將軍侯馬三奇曰天下之兵朕皆知悉至此處之

兵素稱無敵亦朕所閱練兵之法一進一退有緩有急
自始至終整肅有敘方為盡善爾等簡練素精朕亦不
必閱視可傳諭衆兵丁知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二月丁酉

上命内閣學士二格往湖廣察審紅苗
諭之曰湖廣紅苗前已設官管轄今何以彼此爭鬬以致
殺戮此皆地方官怠忽所致況苗人所居之地纔百里
一省之官何難鎮壓爾往會同總督郭世隆巡撫趙申

喬明白詳審如兵民多事則懲究兵民果係苗人抗法則處治苗人不可姑息其以此旨傳諭該督撫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年久凡事無不留心昔朕西巡時曾以戰地問於曾經行陣之提督總兵官等皆言自古戰陣之事必於舊戰地交戰從無戰於不可戰之地者朕觀韓信嶺上下凡七十里未嘗有一戰於此者以無水不可立營故也前我師征漠北與噶爾丹戰於昭

莫多之地明永樂出塞時亦嘗戰於胎莫多以此觀之皆於舊戰地戰也行兵之道立營必視水草西北土厚掘至百丈有餘始能得泉一井之汲綆須一騎負之其地如此焉可屯兵是以用兵必以地利為要古人善用所長後人萬不及一也凡為將者烏可不知此意乎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癸卯

上諭兵部各省綠旗兵惟直隸及西方沿邊一帶兵畧有可觀此外別省之兵俱屬不堪江浙之兵尤不耐勞苦

該管官訓練稍嚴即出怨言甘汰所食之糧而不願操練此等人平時尚然至行陣之間安可用耶各省皆有食空糧者然不至已甚若浙省兵千名食空糧者則有五百名所存五百名亦僅充數而已俱非可用者近處州協標都司張朝臣往追山賊其身當先而進衆兵棄之先退此皆平時訓練不善之故也若滿兵則不然戰陣間皆願効死無離本伍退回一步之理江浙駐防滿洲兵朕帶往行獵之處以苦差試之畧無怨意交相黽

勉是以朕心大慰以此觀之兵在訓練之善不善耳不關乎風土也著將此旨傳諭江浙督撫提鎮等官

八月庚辰福建浙江總督梁鼐疏請停止江浙二省官兵會哨海洋

上諭大學士等曰海中行舟必俟風便福建遇南風始可北來江浙遇北風始可南去風之順逆不同難以會同巡邏著照所請停止會哨併行文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山東五省各查明海邊分出巡哨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壬辰

上諭兵部朕於水陸兵丁調用年久深悉其情事船出海洋必俟風候若不察風而强行之必致兵船損壞官兵係朕歷年養育之人遇賊自應効死如無賊而徒以廵哨受傷實屬可惜凡提鎮等官當於此留意務加謹慎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思海防之道惟在陸路兵弁守禦嚴緊乃為扼要如盛京山東沿海汛地官兵能加意防緝

以致賊勢窮蹙遂革心向化以次投誠此即嚴防之明驗也蓋海賊原無窩巢初時不過數人或係窮民或為水手其力不能自備船隻亦無器械因飢寒所廹搶奪營伍及商賈之船隻器械漸次嘯聚久而勢衆又苦無米糧乃往來海洋肆行刦掠每趂夏月南風至山東盛京等處至十一月西北風發方能南回其停留數月之中或被官兵緝獲或因風雪凍餒漸次傷損所餘無幾如現在浙江巡撫王度昭招撫海賊陳尚義等詢其原

殺賊船十一隻賊衆不下千餘人今止餘船四隻賊衆不滿百人矣觀去年十月十七日陳尚義等在山東與官兵抵敵一事遊擊閆福玉率官兵船六隻在劉公島地方廵哨遇賊船四隻乘西北風而來見官兵船即先發礮官兵放船追勦遊擊閆福玉奮勇向前因所乘之船出諸船之先里許賊見其勢孤遂三面圍住鏖戰良久其餘官兵船隻為風飄散不能前救以致遊擊閆福玉被傷殞命而賊衆亦傷多人迨官兵後船追至賊船

已於十八日至盡山花島矣原其所以傷官兵者皆因官兵與賊船相遇安排火器之際致賊人乘間圍擁若如滿洲兵操弓挾矢以待賊船何由能逼近也且海賊出沒狡猾素習海性非徒恃水戰所能撲滅也朕御極五十餘載凡水陸用兵機宜無不洞悉今沿海地方督撫提鎮能用心防禦不時稽察使賊無所掠奪則不期滅而自滅矣前年閩東海汛章京二員帶領官兵八九十人擊殺海賊四百餘人朕面問二章京爾等何不誘

賊遠離海岸再行勦獲可無遺類據奏離海岸五里有莊村居民若賊衆過此倘地方萬一有失即不免踈防之罪矣故未敢遠誘是知沿海防汎果能嚴肅賊一登陸便成擒矣此防海之策惟陸路守禦為最要也其令沿海督撫提鎮等官明知朕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八月辛卯

上諭都統穆賽曰朕以爾為人可用特令前往統領大兵其右衛黒龍江喀喇沁察哈爾土黙特鄂爾多斯喀爾

喀等處兵丁務令共相和好至管攝兵丁不可失之柔弱其效力贖罪諸人可分在各滿洲蒙古緑旗兵內勿任其聚於一處祁里德諳練蒙古事務且誠實有膽氣婁徵額雖老病曾隨朕行兵熟識地利諸事應與伊等酌議奏聞朕所派往之新滿洲等行走熟練可令同我兵往汛界哨探再彼處有黄羊沙米等物應令兵丁採取食用如省一月口糧即得一月之益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二月壬戌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運送糧餉安設臺站牧養馬匹等項俱係領兵將軍職任令米糧不能運至皆由水草不足之故朕昔親統大兵中路出征時沿途必留有水草之處以牧運米牲口爾等所親知者身為領兵將軍此等事不能深曉領兵直前致沿途水草如火燒赤地後隊兵馬及運米人役牲畜有不至困乏者乎朕曾屢諭衆大臣云領兵將軍甚難凡事不可不周知令歲停止進兵候種地及一應事務預備完畢審察兩下軍情再行

定奪者為此故也且去年駐防哈密二百名兵丁戰敗策妄阿喇布坦時衆大臣俱欲進兵如果彼時即行進兵路途遙遠米糧焉能接濟現在駐扎食用米糧尚不能接續若彼時即行進勦不知作何景況矣如喀爾喀一路都統穆賽等所統之兵俱係滿洲蒙古熟練之人茲無糧餉不足等事將軍席柱等所統之兵尚未熟練所以如此倘運糧不至所關甚大行令將軍席柱提督師懿德等酌留足用汎守調遣之兵其庸懦不堪者著

會議撤回

庚午

上諭將軍席柱提督師懿德總兵官路振聲額駙阿寶等曰爾等出兵日久策妄阿喇布坦處並無信息令值春令遣侍衛滿泰閱視營伍汎界西安滿洲兵陜西緑旗兵因係同省所以甚和爾等亦宜和睦爲是

康熙五十八年巳亥八月巳未

上諭近御侍衛等曰朕於騎射哨鹿行獵等事皆自幼學

習稍有未合式處默爾根侍衛即直奏無隱朕於諸事諳練者皆默爾根之功迄今猶念其誠實忠直未嘗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鳥鎗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内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曾於一日射兎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之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朕所以屢諭爾等者以爾等年少宜加勤學凡事未有學而不能者朕亦不過

由學而能豈生而能者乎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四十八